

健康码·公筷公勺

王志兰

周末回家,老父亲笑着说了他的一件囡事——

几天前,父亲去沐尘集镇上买玉米粒,为了母亲的十只母鸡们。沐尘离家五华里的路程,父亲沿着庙源溪步道一路向北,柳绿水清,鹭鸟翩飞,春色满野,令人神清气爽。走不多时,父亲就来到集镇,买上20斤玉米粒。

因为要扛着20斤东西回家不太容易,所以父亲来到公交站牌边等公交车。很快一辆进城的公交车停在父亲眼前,父亲欣喜上车。递上钞票要买车票时,售票员问:“健康码有吗?拿出来看看。”“什么健康码?”父亲愣住了,“我没有健康码。”

“没有健康码不能坐车,你要下去啦。”售票员说。父亲好是尴尬:有钱都不能坐车,有健康码才可以。如同合作化时代,有钱买不到吃食,还得有粮票才行。

还没等转过脑子来,父亲和他装有玉米粒的塑料袋已立在路边,可爱的公交车渐驶渐远……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扛着玉米粒一步一步走回家喽。

回来的路上,刚才的一幕在父亲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父亲不觉摇头苦笑。

“这疫情搞的,我这个老人都落伍了。手头还得有一个手机,一个能扫健康码的手机。”父亲自言自语。

幸好,没走出多远,一辆电瓶三轮车停在父亲前面。“怎么走路了?”是同村的老木匠。父亲笑答:“没有健康码,坐不上车。”于是,父亲上了老木匠的三轮车,有惊无险回到家。

听完父亲的故事,我理解,同时想着要不给父亲买一部手机。

“下次再去沐尘买玉米粒,我扛一条扁担去,挑着回来就轻松了。”没等我说买手机的事,惯于肩挑的父亲痛快地做出了决定。看来,这几日,健康码事件在父亲心里来回盘旋,也让父亲有了对策。父亲的耳朵几乎听不明白,带上个手机也费事,这样也好。看着年老的父亲,我有些心痛,我希望这该死的新冠疫情早日结束,父亲出行更为方便。

囡事说完就完。父亲转身打开橱柜,拿出一件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双筷子、一把勺子。“是村里党员开会发来的。”父亲看着我。“是公筷公勺!现在提倡使用的。”我说。“那我们家今天也用起来!”父亲的提议我们赞成。

在我眼里,父亲一直是从善如流的。记得我们村推广种杂交水稻那一年,村中不少人坚决反对,而父亲举双手赞成,热情高涨,在自家所有的田地里种上杂交水稻,甚至将一块菜地也改为水稻田。没想到,那年杂交水稻大丰收,金灿灿的稻谷堆满地,填满仓,这让父亲乐开了怀,每天喜滋滋地喝点小酒。

初次使用公筷公勺,大家多少会出错,不是忘了用,就是错将公勺放到自己碗里,又用公筷夹菜塞进自己嘴巴。弄错了就得赶快洗净筷勺,重新放到餐桌上使用。这一餐饭吃得大家好是紧张,很是热闹。这使用公筷公勺的良好开端,是我们家餐桌文明迈出的第一步。

下周去父母家,带上公筷公勺,看来很有必要。多一双公筷,多一只公勺,一桌人吃饭时,用起来会更方便些。

健康码,公筷公勺,这些新鲜事物对于耄耋之年的父亲来说,是一个个挑战,但庆幸的是我的老父亲乐于顺应潮流,积极想法解决,真令我敬佩。

清晨,七里灌醉了我

(外一首)

徐俊飞

我醉了。醉倒在
七里清晨的怀抱中

醉倒在巍峨雄壮的青山中
阳刚之气
被瞬间点燃

醉倒在耳语如歌的春风中
似曾相识
母亲又回到了我身旁

醉倒在淼淼如烟的细雨中
宛如多情的少女,在沐浴
在浣纱

醉倒在仙袂飘飘的晨雾里
它们都是天上的使者
带来喜人的消息

醉倒在乱石飞溅的涧水中
飘逸,自由,一泻汪洋
得令,传达山神的
旨意

醉倒在默然相守的情石里
石烂海枯不变心
今生今世不负卿

醉倒在翠绿成荫的竹林中
长啸声声,隐者如显

醉倒在笑意盈盈的花丛中
每一朵,都是小芳
都是纯洁的姑娘

醉倒在空灵悦耳的鸟鸣中
不厌其烦告诉世人
春天真的来到了

醉倒在曲折如肠的山道上
在雨中跋涉
淳朴守信的山民
比鸟儿还勤
比花儿开得更早

我真的醉了
醉倒在空水澄鲜的诗画中
醉倒在鬼斧神工的自然里

在七里,忆起一滴水花

翻山越岭,蜂拥而下
带着几分羞涩,几分期许
浩浩荡荡的队伍里
有一滴水花
似曾相识

欢天喜地的样子
随众人下山
多像当年的她
那个
叫翠花的姑娘

崎岖经丘。下了山的水,
沿途分散人间
有的徜徉村寨
有的步入城邑

做餐饮,卖童装
刷洗缝补,裁衣裳
下了山的翠花

干过很多行当
所幸。二八出头,
熬成老板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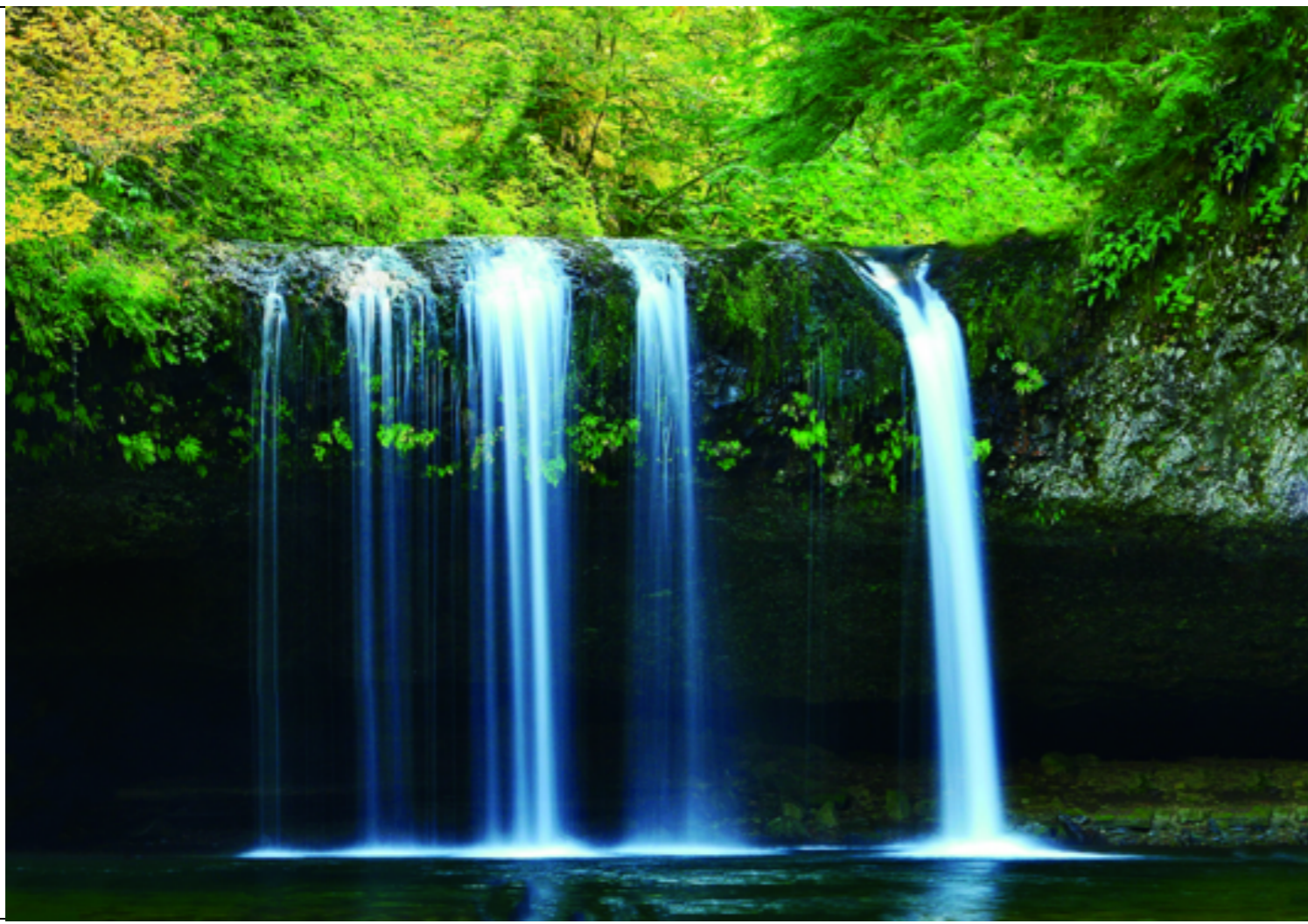
“山窝窝里飞出真凤凰!”
翠花生意越做越大
早点——餐馆——
饭店——宾馆
下一个目标——
连锁经营

翠花饭店远近闻名
不仅
老板娘长得水嫩
也将豆腐做成极品

今天,我终于猜出一个秘密:
原来
翠花和豆腐
都是来自七里的水花

清流

李昊天 摄



麦子花

曾正伟

自古就有“昙花一现”的说法。殊不知,还有比昙花花期更短的花,那便是麦子花。

昙花的花期虽短,但还能持续一两个小时,而麦子花的花期仅有五分钟。在花的世界里,这样的花期怕是绝无仅有了。麦子花不但花期很短,身量也很小,小得常常让人忽略。若以花期、大小和色泽论处,麦子花甚至称不上是花。可以说,作为花朵,她连最起码的美丽都省略了。

当浓浓的绿意拉开夏季的序幕时,麦子抽穗了。接着,便是扬花。田野里,到处都弥漫着馥郁的麦花香。麦穗上,挂满了一个个乳白色的“花朵”。细碎的花身,似乎不像花,更像一点点参差的萼。她终身不施粉黛,素面朝天。若不细看,你根本发现不了她的存在。

麦子花,虽然也有淡淡的清香,但蜂蝶根本就不眷顾她,就

连传粉和授粉都是靠重力和风力来完成。但她结出的果实,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她虽然不是发光体,但她所散发的“光芒”,照亮了人类的历史。时至今日,她仍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馈赠着人类。

牡丹固然美丽,可她不能当饭吃;玫瑰固然芬芳,但她填不饱肚子。与二者相比,麦子花是既美丽又芬芳的。有道是“薄晚微云疏过雨,一番小麦颤轻花”,这正是对她顽强不屈风姿的真实写照。

长期以来,麦子花不为任何自然生物所待见,也不为人类所注意。百花丛中,没有她的身影;众香国里,没有她的踪迹。《诗经》里鲜有露面,诗词中很少提及,就连《辞海》里,也没有她的名字。文人们只顾一味地讴歌小麦,却忽视了麦子花的存在。她就像一株荒草,被蜂群蝶阵经年遗忘,也被文人墨客

们长期忽略。

一阵风儿吹来,麦子花什么话儿也不说,就随绿浪纷纷扬扬地洒落。凋零之际,她如一颗尘埃,以飞舞诠释着生命的内涵。最后,为美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只有土地,对她不离不弃,将她紧紧地拥入怀里。

从古至今,麦子花的纯美和清香镌刻着乡村的淳朴和清澈,也镌刻着岁月的印痕和留白。有谁能说,麦子花不懂生活?又有谁能说,麦子花一无是处?

麦子花的一生不曾大红大紫,一如田里劳作的农民。卑微的地位,没有影响她的勤奋;短暂的怒艳,没有淡化她的向往。麦子花是无私的,和她一样无私的,还有无数可敬的农民。正如白居易《观刈麦》中所描绘:“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探春

苗青 摄